

风筝吹落屋檐西

高德成

早春天空，丽日白云，一碧如洗。虽然春寒料峭，可我已禁不住蓝天的诱惑，早早就起来，决定带孙子和久违的风筝来一次亲密接触。

风鸢放出万人看，千丈麻绳系竹竿。纸糊的(如今已用布和绢糊了)肌肤、竹扎的筋骨，不同部位绑着线，弱不禁风的样子，却也能迎风而舞。看着孙子将一只纸糊的“蜈蚣”放到天上。孙子手中的线已放尽，风筝飞得更高了，在阳光下成了一个彩色的亮点。

放风筝不拘长幼，孩子喜欢，老人也兴致高，这一人类最早达于天穹的“飞行器”，两千余年来凭着绵绵一线，“牵”住了多少人的情怀!

风筝，古时称为“鸪”，北

方谓“鸪”。据说风筝的发明者就是木匠的始祖鲁班师傅。风筝的诞生，反映了人类最初想在茫茫太空探险的愿望，很久以后人类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飞行器。在美国华盛顿宇航博物馆大厅里有一只中国风筝，在它边上写着“人类最早的飞行器是中国的风筝”。

天空旷远而深不可测，微风轻轻吹拂，风筝在高高飘扬着，它看似自由地拥抱着天空，但它纤细的神经，被孙子轻轻牵着，总是挣脱不了受制于人、受制于线、受制于风的命运。我欣赏着孙子自在的奔跑，却担忧这一条细细的线是否系得住尽力往上挣的风筝。如果风力不断增大，这细细的线可能会断。线断了，风筝是否真的能自由飞翔了?还是古

诗描述得好：“软红无数落成泥，庭前催春绿渐齐。窗外忽传鸪语，风筝吹落屋檐西。”或者它一头栽下成为挂在墙上的装饰品。

风越来越大，风筝越飞越高，线的长度已达到极限。孙子感到不妙，马上收线，风筝却不愿回来，它奋力地攀向天际。终于“游丝一断浑无力”一头栽下去了，两败俱伤，像是生动地演绎了一段姻缘。孙子很是沮丧，他不明白为什么那根系着的线有时最易断。

人有时就像一只被赋予了生命的风筝，一生被许许多多的“线”系着。年幼时“线”少，飞起来容易，又因为父母给予的都是呵护与关爱，被系着也是一种甜蜜的“束缚”。渐渐长大，“线”逐渐增多，便开始觉得父母这“线”不再重

要，总想挣脱父母去独自飞翔，对自由怀着永不满足的深深向往。进入中年，“线”已数不甚数，重心变得难以确定，父母、爱人、孩子、朋友、事业，这些明显的“线”，断了哪根都会重心不稳，失去平衡。中年的风筝不能偏袒，也不能忽视任何一根牵扯之“线”，用责任、宽容和公正来寻找适合自己的高度，或许也唯有如此才能飞舞于深邃的天地之间，收放自如。而到了年老的时候，“线”便成了依靠，成了见证一生的财富。

“竹马踉跄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我沉浸在风筝的世界里，荣辱皆忘，杂念俱无，一时间，竟如庄子老先生似的“物我两忘”，仿佛自身也变成了风筝，翱翔在蓝天白云间了。

痴迷武侠的从前

邹芸霞

可能是在课堂上不经意间说过自己在中学时期曾经痴迷于武侠小说的缘故，前几天，一个学生突然向我借《神雕侠侣》阅读。我回家从箱子里翻出来十多部武侠小说，看着手中泛黄的旧书，思绪带我回到了从前。

我对武侠小说的痴迷缘于表哥，表哥是个金庸迷。每逢寒暑假，表哥都会来奶奶家小住，我总是缠着他讲故事。而他给我讲的全都是武侠小说里的故事，我也因此知道了郭靖、杨过、乔峰、令狐冲等武林高手。

我上初中那会，武侠小说风靡全校，同学们之间相互借阅，有的同学因为上课时偷看小说而被老师没收过很多本。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迷恋上武侠小说的，每个周末写完作业后，我都会捧着一本又一本的武侠小说看得如痴如醉。整个初中和高中期间，我把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的小说借阅着几乎看了个遍，还买了十多部自己比较喜欢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这14部小说，有4部我读过不止三遍。我还特别喜欢梁羽生小说里的诗词，他每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都有诗句相连，颇为清雅脱俗，小说中的主角也无不热衷诗词歌赋，个个文武双全，才气逼人，读起来令人心驰神往。

以前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会问自己，武侠武侠，武是武功的意思，侠字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呢?仅仅是侠骨柔情吗?若干年后，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金庸先生的访谈，用他的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来解释就一目了然了，因为不管是金庸小说里的大侠乔峰还是梁羽生小说中的张丹枫，都堪称是侠者的典范，虽然背负仇恨，却通晓大义，颇具侠骨仁心。

说到武侠小说，不得不说武侠小说中的女侠，我最欣赏的两位女侠是苏蓉蓉和黄蓉。喜欢苏蓉蓉，是因为她集所有女人的优点于一身，不但温婉大方，而且精通医术和易容术，是个近乎完美的女子。喜欢黄蓉则是因为黄蓉是金庸写得最好的一个女侠，她的一生被金庸刻画得入木三分。从《射雕英雄传》中精灵俏丽的少女到《神雕侠侣》中聪明睿智的中年妇女，一声声靖哥哥被她甜蜜地叫了一生。

现如今，玄幻、穿越、修仙之类的网络小说比武侠小说更为风靡，网络上的点击率也很高。可是，我还是怀念从前那些痴迷于武侠小说的青葱岁月，难忘那些承载着我们这代人的美好回忆。

又到甩竿垂钓时

孙英山

当春天的脚步莅临人间，当春天的气息吹绿大地，阳光和煦、绿树成荫、景色宜人，钓鱼的黄金季节又到了。看到朋友携带钓具，骑着自行车出门钓鱼，心中难免有些着急，手里难免有些痒痒。我又开始收拾渔竿、鱼兜、调配饵料，做好垂钓前的准备工作。

我小时候就喜欢钓鱼，动不动就约上几个儿时伙伴一块到村东钓鱼。那时候钓鱼可没有现在这么讲究，什么韩国的线，德国的钩。我们那时钓鱼工具非常简陋，在人家小园栽的竹子里偷偷砍一根竹子，把妈妈的绣花针在火上烧红弯成钩，拽根高粱杆去皮折成一卡长当浮子，拴在纳鞋底的麻线上，用根小棍在河边挖些蚯蚓，一切垂钓条件具备就可以钓鱼了。在坪塘、在水库，一头响能钓个

十条八条小鱼，那就高兴得不得了!叫母亲熬上一顿鱼汤，就着玉米饼子，美美地吃上一顿，心里别说有多恣儿了。现在回想起当年钓鱼的情景，还真是有说不出的滋味。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参加工作后，一心扑在事业上，就很少摸钓鱼竿了。离开工作岗位，刚退休那一阵子，在家无事，单位有些老同志结伴钓鱼，可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总觉得东跑西颠、忙忙活活，不及在家看看书报、玩玩电脑、看看电

视、写写东西。但时间长了，老待在家里感觉闷得慌，终于在几位老友的激将下，我又操起了钓鱼竿。

谁知一摸上它，就像小时候一样上瘾。吃了早饭，提着马扎，赶着自行车，约上老友，就赶紧出发了。我们垂钓的地方是一个大坪塘，四周垂柳摇曳，环境很美。钓鱼的人还真不少，一溜儿摆开。坐在野花飘香的坪塘旁，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迎着塘面习习柔风，渔竿一甩，优哉游哉。在这儿没有烦琐琐事，只有鸟啼蛙鸣，真有一种身居世外桃源、超凡脱俗的感觉。钓鱼不在乎钓的鱼的多寡，而在于品味钓鱼时那奇妙的情趣。如果你的心情不太好，但只要往坪塘边一坐，钓鱼竿一甩，人间的什么酸甜苦辣全都烟消云散了。

钓鱼过程中，有时竟浮想联翩，什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齐涌上心头。钓到一条大鱼，心中当然特别高兴。尤其眼睛里那一点红漂的颤动，一沉一浮更是牵肠挂肚，魂系竿头。一旦那有把握的一抖，一条近尺的草鱼露出水面的时候，你看那惊喜相交的尊容更是难以形容。特别是那鱼咬钩时的紧张心情，鱼跑了那惋惜的心情，钓着鱼那欢喜的心情，都妙不可言。如果整个上午运气不好，一条鱼也钓不

到，心情也特别沮丧。那只有摇头叹气，一个劲地抽烟，发泄郁闷生气的情绪。这时，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鱼儿鱼儿快上钩，没有大的小的也将就!”有时碰上好运，钓个一斤二斤的，小的煮锅鲜鱼汤，大的来个烧全鱼，晚饭前喝个一两二两，老两口美美吃上一顿，那更是津津有味，其乐融融。

其实钓鱼是个苦差事。清晨六七点钟出门，傍晚七八点钟而归，一天只吃一点自带的干粮和水。虽然带个小草帽，中午太阳晒得地面发烫，皮肤发痒。下午，坐得腰板发木，小腿发酸，也不忍心收竿。一回到家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回头想想，这么遭罪，何苦呢!再也不去钓了，可是下次老友一叫，还是照钓不误。

你看，一提起钓鱼，这话儿就像开了闸的河水，滔滔不绝。其实，这钓鱼中的趣闻、奇闻、新闻，对每个有瘾的垂钓者来说，都有一大箩筐。你钓过鱼吗?你不妨也试一试。总之，钓鱼不在于钓多钓少，钓鱼可以陶冶情怀，钓鱼可以驱除烦恼，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宽阔，心情更加怡然。现在，钓鱼成了我退休后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这不，写着写着文章，钓友们又约我来了，我只好关闭电脑，收拾收拾钓具和老友们一块上路了。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